

长江的孩子

Children of the Yangtze River

长江大保护十周年

A07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
吴陈幸子 报道

对于赤水河沿岸的村民来说,这条河承载他们童年嬉戏的美好时光,然而河水日渐脏臭,鱼虾一度难觅踪迹,人与河流渐行渐远。2016年,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号角吹响。2020年,长江流域开启十年禁渔。

今年7月中旬,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深入探访赤水河流域云南段一线,看到汨汨流过的河水中鱼儿翻腾不已,岸边村民三两驻足,享受身处自然的闲适。巡护员姚明昌说,这就是他童年时的风景,现在人们又可以见到了。



姚明昌在电脑前查看水下监控视频。组图/记者杨旭

找回“童年那条鱼”

鱼儿重新回到赤水河,记者探访“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的最后庇护所”

一群人持续数年的默默坚守

姚明昌自幼生活在昭通镇雄鱼洞村赤水河畔。赤水河发源于离村数十公里的赤水源镇,是长江上游一级支流,流域是我国酱香白酒的核心产区,名酒云集,更被誉为“美酒河”。

不过对于姚明昌而言,它是前一段河潜入地下变成暗河,在鱼洞村一溶洞洞口重新出现的“鱼洞河”。和许多小孩一样,他在嬉水和捕鱼无忧无虑中长大,也习惯村里许多人以捕鱼为生。然而千禧年前后,他发现越来越难看到鱼,河水也变得浑浊,岸边垃圾随处可见。

2008年,身任村监委主任的姚明昌持续接到村民反映,沿岸庄稼遭捕鱼者严重踩踏。他从捕鱼人转为守鱼人,按照“村规民约”,劝阻辖区内的捕鱼行为。2012年,姚明昌得知鱼洞河要纳入长江上游珍稀濒危鱼类国家保护区,而保护区管理机构正招聘辅助巡护人员,姚明昌参加招聘并于2014年成为一名编外巡护员。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资源管理科负责人赵祖权介绍,巡护员劳务费暂未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资金(经费)保障,目前通过生态补偿资金来支付,每月有千余元。编外巡护员可自行安排巡护时间,每年巡护天数不超过174天,每天巡护时间不超过4小时,如此可以以灵活又较低成本的方式来保证河段的基础管理。而在巡护员选择上,他们会倾向选择当地村民,热心于公益,同时在当地有一定职位或威望,“村民愿意听他的”。

姚明昌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尽管起初是为保护庄稼,他却也心痛童年美景变为一片死沉,心里还较着劲:我们住在河边都舍不得捕鱼,外村人更不能捕。

虽说要保护,但在禁捕政策明确前,他能做的只是劝阻,纵然抓到了偷捕者,也只是现场要求其倒掉捕捞上来的鱼。好在村监委主任的身份让他能

通过村规约束群众。曾有昔日靠捕鱼为生的高龄村民称自己没有食物,他按国家政策为其申请低保以保障生计;曾有外村村民被劝阻后上门报复,他最后通过社会关系斡旋调解。

到2020年禁捕政策出来,相关法制完善后,姚明昌首先做的不是惩罚,而是挨家挨户提醒那些屡教不改的捕鱼者,阐释未来再犯会面临的法律责任。他还在车上装上喇叭,像村路上那些售卖商品的车辆一样沿路宣讲;推进在学校成立科普教育基地,动员学生回家反向劝导父母;配合村(社区)干部清垃圾、查污染,转向综合性、系统性巡护。

如今,他欣慰的不仅是生态恢复,更是那些曾经抵触的村民已自觉主动维护,并同样享受着这片重现的风景。

如今已74岁的银厂村村民常吕共,曾亲历干旱,村民欲取河水解燃眉之急时却发现河道垃圾遍布的困境。他义务清理河道30年。直到2017年昭通全流域建立起巡河员、护河员机制,每1公里配备1名巡河员后,他才慢慢放下常年清理河道时使用的火钳、撮箕。



▲7月8日,姚明昌使用手抄网捞取鱼苗,供科研院检测河流鱼类种群恢复情况。

鱼儿如何重回河流

那么没人捕鱼了,垃圾没有了,鱼就会重回河流吗?实际上,除禁渔之外,还有生境修复、污染治理、增殖放流等举措陆续落地见效。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在干流修建水坝(水电站)的一级支流,整体保持了自然流态。在2020年底,保护区云南段赤水河上的17座小型电站被全部拆除。

云南管护局镇雄站负责人余廷松向记者介绍,镇雄范围内被拆除的电站有9座,此前电站的存在导致下游减水明显。电站被拆除后存在栖息地异质性仍然偏低、鱼类多样性恢复缓慢的情况,对此,9座被拆除电站中有3座进行了鱼类栖息地修复,鱼洞电站便是其中一座。

“国内还没有先例,这个(鱼洞)电站拆除后,我们把它作为试验示范,目的是

把河底鱼类的生境构建得更加多样化。”余廷松称,他们根据该河段鱼类生态习性,采用仿自然的手段,通过投放天然砾石,恢复河流滩潭相间、急缓交替、深浅不一的栖息地特征,为珍稀特有鱼类营造适宜的栖息、摄食和繁殖场所。

仅一年左右,修复的河段鱼类密度整体增加近6倍,鱼类物种数量由修复前的3种增加到7种,体型相对较大的鱼种优势度也有所增加,群落结构显著改善。

构建鱼类生境的同时,管护局也建设土著鱼类保护繁育基地,将保护区河里的鱼类进行移养驯化、繁育,开展增殖放流。管护局还和多家科研单位长期合作,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监测到的结果也会反向指导他们如何调整保护措施。像姚明昌在巡护日常中,也会注意采集鱼卵等反馈给科研单位进行研究。

既要保护,也要留住发展的空间

“像这么大一条金沙鲈鲤,很多年没有见过啦。它以前也是接近灭绝的鱼,现在出现得很频繁,看着它们一点一点长大。”7月上旬的一天,姚明昌坐在电脑前查看每日水下摄像头的录像,一条满是虎斑的大鱼尾突然出现在镜头前,它摆动着,慢慢露出自己的大嘴——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沙鲈鲤。

这条格外大,姚明昌估摸它能有十多斤。金沙鲈鲤是生活在长江上游的肉食性鱼类。它的生存生长,意味着这片水域“食物”丰富,换句话说,水里鱼儿的种类和数量众多。

不止金沙鲈鲤,青石爬鮡(国家二级保护)、贝氏高原鳅等曾经几近灭绝的种群也重新被发现。此外,还发现了长薄鳅(国家二级保护)、四川白甲鱼等之前从未发现的稀有鱼种,娃娃鱼现也已形成稳定群落。

赵祖权称,保护区河流属于开放式的保护区,点多、线长、面广,公路纵横、

村落民居分布众多。一方面,这意味着要预防突发灾害,既有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也可能有人为活动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开放性水域也容易存在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2026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施行,自然保护区由传统三区管控逐步转向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两区管理。

“重点把核心保护区保护好,维护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到了一般控制区,该备案的备案,不要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就可以。这也是根据多年管护经验得出的,既要保护,也要留住发展的空间,明确的、允许的,就可以做。”赵祖权称。

十年禁渔期已过去一半,然而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介绍,禁渔是一种措施,并不是目的。曹文宣认为,禁渔有效果了,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鱼类栖息地还没有完全恢复,实现野外自然繁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